

<<舞姬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舞姬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3317569

10位ISBN编号：7503317566

出版时间：2005-3

出版时间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森鸥外

页数：202

译者：高慧勤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舞姬>>

内容概要

世界小说大师名篇必读。

森鸥外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声望与夏目漱石相埒，被视为明治文学的巨擘。

《舞姬》收入森鸥外中短篇小说九部，《舞姬》用浪漫抒情的笔调，状写了一对异国青年男女纯洁凄迷的爱情故事，最后以悲剧结局，被誉为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；《信使》、《泡沫记》描写了两个洁身自好、追求幸福却又终于不得不牺牲于封建势力压迫的女子；《雁》讲述了一位出身贫苦、受人欺骗的高利贷外室，当有了朦胧的觉醒，决心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时候，希望却化为泡影的令人唏嘘的悲剧。

无论是描写欧洲留学生活，还是状写日本风土人情，作家笔下都流淌着浓郁的感伤，洋溢着个性解放的反封建主题。

<<舞姬>>

作者简介

森鸥外，（1862～1922），日本小说家、评论家、翻译家。
 本名森林太郎，号鸥外，别号观潮楼主人、鸥外渔史。
 1862年7月9日生于日本石见（今岛根县）鹿足郡一藩主侍医家庭。
 从小受到良好的国学、汉学和兰学（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由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方学术）教育。
 1882年毕业于东京第一大学医科学校，曾任陆军军医。
 1884年赴德国留学，广泛涉猎欧洲古今名著，深受叔本华、哈特曼的唯心主义影响，哈特曼的美学思想成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的理论依据。
 1888年回国，历任军医学校教官、校长、陆军军医总监、陆军省医务局长等职。
 晚年担任过帝室博物馆馆长、帝国美术学院院长职务。
 1922年1月19日逝世。

森鸥外留学归来，以启蒙家的姿态开始文学活动。
 他翻译西方著名作家歌德、莱辛、易卜生等人的作品，同时创办《栅草纸》等文学刊物，介绍西方美学理论，开展文艺批评，并致力于戏剧改良、诗歌革新活动，在日本近代文学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。
 1890年发表的处女作《舞女》，连同他的《泡沫记》和《信使》被认为是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作。

《舞女》的主人公是一个留学德国的日本青年官吏，为了追求个性解放和纯洁的爱情，他曾爱上一个德国穷舞女，但在日本专制官僚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压力下，终于遗弃了她，酿成爱情悲剧。

作品反映了个性解放的要求与社会现实的矛盾，最终却与现实妥协。

一般认为它是日本近代文学初期的代表作品。

1910年前后，森鸥外写了《青年》、《雁》等取材于现代生活的小说。

《雁》是作者这一时期创作的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，描写明治年间一个贫苦的少女沦为高利贷主的情妇；她渴望摆脱这种屈辱的境地，暗自爱上一个每天从门前经过的大学生，但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，失去了表白爱情的机会，她追求幸福的努力终于化为泡影。

作者怀着同情写出一个普通妇女的不幸，但却把这种不幸归结为偶然性的恶作剧，最后用一只碰巧被飞石击毙的雁来象征她的命运。

日本评论家认为，作品的心理刻画细腻，人物、场景描写逼真。

1910年日本政府制造了所谓“大逆事件”，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界的专制统治，森鸥外开始转向历史小说的创作。

他把自己的历史小说分为“遵照历史”和“脱离历史”两类。

前者完全依据史料写作，后者则借助历史事件的描述来表达作者的理想和信念。

第一篇历史小说《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》，赞美武士殉死行为。

但紧接着创作的同一题材的短篇小说《阿部一家》，却客观地抨击了这一封建道德行为。

阿部一家由于未被允许为藩主殉死而受到歧视，终致满门被杀戮，揭示了封建殉死制度的虚伪、腐朽和惨无人道的实质。

这两篇倾向不同的作品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上的矛盾。

短篇小说《高濂舟》属于作者所谓“脱离历史”的历史小说。

作品写一个犯人在囚船上讲述自己的经历。

他的弟弟不堪贫病折磨，自刎未死，他在弟弟的恳求下帮助弟弟结束了生命，因而被判罪流放。

他认为囚徒的生活比他原来的境遇还优越，所以处之泰然，这就更加深入地揭示了封建幕府时期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惨状。

作者晚年埋头于史料的考证，也写过几部人物传记，如《涩江抽斋》等。

所传人物多为专心学术、不问世事的学者，表现作者晚年企图摆脱世俗的心境。

森鸥外的作品侧重于体现他的伦理道德观，反映了明治时期上层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矛盾。

早期作品文笔优美，抒情气氛浓郁。

后期大多数作品，特别是历史小说，往往采取冷峻客观的笔调。

<<舞姬>>

<<舞姬>>

书籍目录

- 序
- 1 舞姬
- 2 泡沫记
- 3 信使
- 4 杯子
- 5 花子
- 6 雁
- 7 山椒大夫
- 8 鱼玄机
- 9 高濂舟

<<舞姬>>

章节摘录

这样，三年的时光，梦也似的过去了。
人的秉性终难压抑，一旦时机成熟，总要露出头来。
我一向恪守父亲的遗训，听从母亲的教诲。
小时人家夸我是神童，也从不沾沾自喜，依旧好学不倦。
即便后来涉足官场，上司称赞我能干，我便更加谨慎从事，从未意识到自己竟成为一个拨一拨动一动的机器人了。
如今，在二十五岁上，经过大学里这种自由风气的长久熏陶，心中总难平静，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真我，终于露出头来，好似在反抗往日那个虚伪的旧我。
我恍然而悟，自己既不适于当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，也不宜于做个通晓法典，善于断狱的大法官。
我寻思道：母亲希望我当个活字典，上司则想把我造就成一个活法典。
当活字典，还可勉为其难，做活法典，却是无法忍受的，从前，不论多么琐碎的问题，我都郑重其事地加以答复，近来，在寄给上司的函件里，竟高谈阔论什么不可拘泥于法制的细节，一旦领会法律的精神实质，虽万事纷然仍可迎刃而解云云。
在大学里，我早把法律课程置诸脑后，兴趣转到文史方面，并渐入佳境。
但是，上司是要把我造成供他颐指气使的工具，怎会喜欢一个具有独立思想、翘然不群的人呢！
所以，我当时处境便有些不稳。
不过，光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动摇我的地位。
在柏林的留学生中，有一群颇有势力的人物，我同他们关系素来欠佳。
他们对我猜疑，竟至谗言诽谤。
然而，这也并非事出无因。
我既不和他们一起喝啤酒，又不跟他们打台球。
他们便说我顽固不化，道貌岸然。
并且还嘲笑我，嫉妒我。
其实，这一切都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我的缘故。
唉，连我自己尚且不了解自己，别人又怎能了解呢！
我的心宛如一颗处女的心。
又似合欢树上的叶儿，一碰到什么便要退缩躲闪。
我自幼便遵从长者的教诲，不论求学还是供职，都非出于自己的本意。
即便表面看来好像是靠毅力和苦学，其实那也是自欺欺人，我不过是跟着前人亦步亦趋而已。
我之所以能清心寡欲，不受外界诱惑，并非因为有律己的勇气，只因我对外界感到恐惧，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罢了。
在我出国离乡之前，我丝毫不怀疑自己是个有为之士，也深信自己志气刚毅。
唉唉，那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！
轮船离开横滨时，一向自命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竟然泪如泉涌，浸湿了一方手帕，就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然而，这倒正是我的本性呢。
这种本性是生来如此的，还是因为早年丧父，长于母亲之手所造成的呢？
他们固然可以嘲弄我，至于嫉妒，嫉妒这样一颗脆弱而可怜的心，却是何其愚蠢！
看见浓妆艳抹的女人坐在咖啡馆门口招揽客人，我不敢过去和她们亲近。
遇到头戴高礼帽，鼻梁夹鼻镜，一口普鲁士贵族口音的“花花公子”，就更不敢同他们交往了。
既然缺乏这种勇气，当然也就无法同我那些活跃的同胞往来。
由于彼此疏远，他们对我不仅嘲笑、嫉妒，而且还夹杂着猜忌的成份。
这正是使我蒙冤受屈，在短暂的时日里，饱尝了人间无限辛酸的因由。
一天傍晚，我在动物园散步，正要回珍宝街的寓所，走过菩提树下大街，来到修道院街的旧教堂前。

<<舞姬>>

每当我从灯火辉煌的大街走进这狭窄昏暗的小巷，便望见这座凹形的旧教堂。

教堂对面是栋出租的公寓房子。

楼上一户人家在栏杆上晾着床单、衬衣什么的，还没有收进去；楼下是家小酒店，门口站着一个留长胡子的犹太教徒。

楼房共有两座楼梯，一座直通楼上，另一座则通往地下室的铁匠家里。

每当我望着这座三百年前的旧教堂，不知有多少次，都要愣在那里，出神好一会儿。

那晚，我刚要走过那里，看见上了锁的教堂大门上，倚着一个少女，在呜呜咽咽地抽泣。她看上去约莫十六七岁。

头巾下面露出金黄色的秀发，衣着也不整洁。

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她回过头来。

我没有一支诗人的妙笔，无法形容她的容貌。

她那泪光点点的长睫毛，覆盖着一双清澈如水、含愁似问的碧眼。

不知怎的，她只这么一瞥，便穿透我的心底，矜持如我也不能不为所动。

她必定遇到什么意外的不幸，才会无所顾忌地站在这里啼哭。

一缕爱怜之情，压倒了我的羞怯的心。

我不觉走上前去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哭啊？”

我是个没有负担的外国人，或许能帮你点什么忙。

”我简直为自己的大胆惊呆了。

她惊讶地凝目望着我的黄种人面孔，大概是我的真情已经形之于色。

“看来你是个好心人，不像他那么坏，也不像我母亲……”她刚止住的泪水，又顺着那惹人怜爱的面颊流了下来。

“请你救救我吧！”

免得我沦落到不堪的地步。

母亲因为我不肯依她而打我。

父亲刚刚过世，明天要下葬，可是家里连一分钱也没有。

”说完便又哽咽啜泣。

我的眼睛只是注视着这少女低头啜泣不住颤动的颈项。

“我送你回家吧！”

你先冷静下来。

这儿人来人往，别人会听见你哭的。

”她刚才说话时，不知不觉将头靠到我的肩上，这时，忽然抬起头来，仿佛才看见我，羞涩地躲开我身旁。

她大概怕人看见，走得很快。

我跟在她后面，走进了教堂斜对面的大门。

登上一座残破的石梯，到四楼有一扇小门，要弯了腰方能进得去。

门上的拉手是用锈铁丝绞成的，少女用力拉了一下，里面有个老太婆嘎声问道：“谁呀？”

”还没等少女说完“爱丽丝回来了”这句话，门就咕咚一下打开了。

那老太婆头发已经半白，长相不算凶恶，额上刻下了贫苦辛酸的印记，身上穿了一件旧绒衣，脚上是双脏拖鞋。

爱丽丝向我点了点头，径自走进屋里。

老太婆好像迫不及待似的使劲关上了门。

我茫然站在门外，无意中借着煤油灯光往门上看了一眼。

上面用漆写着“艾伦斯特·魏盖尔特”，下面是“裁缝”二字。

这大概就是少女亡父的名字了。

我听见屋内似有争吵之声，过了一会儿又沉静下来，门又打开了。

那个老太婆走了出来，为方才的失礼，向我再道歉，并把我让进屋里。

一进门就是厨房，右面有一扇低矮的窗户，上面挂着洗得雪白的麻布窗帘。

<<舞姬>>

左边是一个简陋的砖砌炉灶。

正面一间房门半开着，屋里摆着一张蒙着白布的床。

床上躺的想必是那个死者了。

老太婆打开炉灶旁边的一扇门，把我让了进去。

这是间朝街的顶楼，没有天花板。

梁木从屋顶斜着伸向窗子，棚顶糊着纸，在矮得抬不起头的地方放了一张床。

屋子中央有张桌子，桌面铺着好看的台布，摆了一二本书和照相本，瓷瓶里插着一束名贵的鲜花，和这间屋子不大相称。

少女娇羞地站在桌旁。

她长得十分美丽。

乳白色的脸庞在灯光映照下，微微泛红。

手脚纤细，身材袅娜，绝不像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。

老太婆走出屋后，少女这才开口，语调带着土音：“我把您带到这里来，请您谅解我的苦衷。

您一定是个好人，请别见怪。

我父亲明天就要安葬，本想去求肖姆贝尔希，您也许不认识他。

他是维克多利亞剧院的老板，我在他那里已经工作了两年。

本以为能救我们的急，不料他竟乘人之危，对我不怀好意。

请您来救救我吧！

哪怕我不吃饭，也要从微薄的薪金里省出钱来还您。

要不然，我只好照母亲的意思办了。

”说话之间，她已是泪眼模糊，浑身发颤。

她抬眼看我时，十分媚人，令人对她的要求不忍心加以拒绝。

她这眼波，不知是有意做作的呢？

抑或是天然的风韵？

我袋里只有两三个马克，这点钱当然无济于事，便摘下怀表放到桌上，说：“先用这个救一下急吧。

让当铺打发伙计到珍宝街三号，找太田要钱就行。

”少女显得又惊讶又感动的样子。

我伸出手来告辞时，她竟吻着我的手，手背上溅满她点点的热泪。

噢，这真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！

事后，少女亲自到我寓所来表示谢意。

我终日枯坐在窗下读书，右有叔本华的著作，左是席勒的作品，现在又插上一枝名贵的鲜花。

从这时起，我同少女的交往日渐频繁，连我的同胞也有所察觉，他们臆断我准是找舞女来寻欢作乐的。

。

其实我们二人之间完全是白璧无瑕。

同胞当中有个好事之徒，我不便说出他的名字，他竟在上司那里谗言诽谤，说我经常出入剧院，结交舞女。

上司本来就认为我在学问上已经走入歧途，对我甚为不满，一听说我如此，便通知公使馆将我免官撤职。

公使在传达命令时说，如果立即回国尚可发给路费，倘若在此羁留不走，将不予任何资助。

我要求宽假一个星期，容我考虑。

我这时正心烦意乱，又接到了生平最令我悲痛的两封来信。

两封信几乎是同时寄到的。

.....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